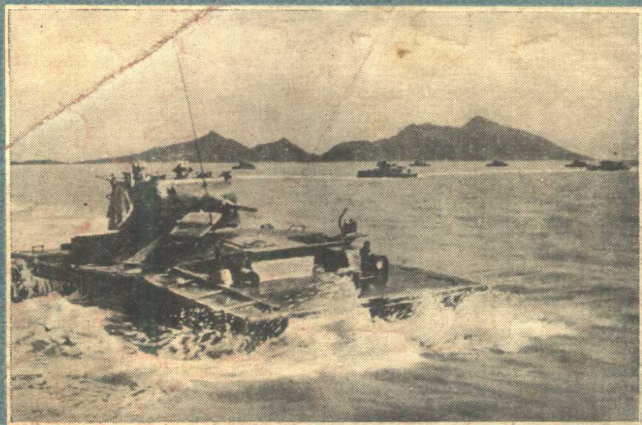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東海前綫的戰鬥

新文藝出版社

東海前綫的戰鬥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五·上海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反映東海前綫對敵鬥爭的小說報告集。包括短篇小說和報告十一篇。其中，有的是描寫我軍海防砲兵的戰鬥活動的，有的是描寫我軍偵察員出海偵察的英勇事蹟的，有的是描寫我海防綫上軍民的反特鬥爭的，有的是描寫漁民們在海上的對敵鬥爭的。

東 海 前 綫 的 戰 鬥

編 輯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(上海康平路155號)

印 刷 者 光 藝 印 刷 廠

(上海長陽路1121弄325號)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書號 (801) [I II 129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
字數 70000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1/2

1955年5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1—28100冊

定價 三角二分

定價 三角二分

目次

夜渡.....	楊履方(一)
砲戰前十分鐘.....	張 弩(二)
在砲兵陣地上.....	吳文利(九)
海上的遭遇.....	何 飛(六)
出海.....	何 飛(五)
海上.....	白 英(五)
柳金刀和他的妻子.....	鄭秉謙(空)
暴風雨中捉特務.....	翁世良(八)
麻痺不得.....	連慶壽(九)
『決不讓它漏網!』.....	葉大開(七)
機警的民兵.....	張清誼(二三)

夜 渡

楊履方

下弦的月亮還沒有鑽出海面，海已經起潮了，三個偵察員帶着武器、膠皮水衣、繩子、鉗子等坐上小舢。一會兒，小舢靠近了機帆船，偵察員們輕捷地爬上去，把小舢拖在後面就向金門島出發了。

黑黝黝的大海上，遠處，甚麼也看不見，近處，看得見船旁的浪花泛着白沫，周圍很靜，只有單調的引擎聲，撲撲地響着。

周參謀平靜地向大家重複講解捉俘虜的具體部署，最後，特別強調地說：「同志們，今晚上執行任務時，一定要按計劃行動，登陸組不回來，小舢不走，小舢不回來，大船不開。大家要切實執行！」

『說到作到！』同志們齊聲保證着。

三個偵察員並排站在船舷邊，都默默地朝着金門島的方向，想着日間偵察的情形。站在右邊的萬長城，是一個老偵察員，現在連裏當偵察班長，他個兒又高又大，但稍瘦一點，濃黑的眉毛緊靠着微微凹進去的眼睛，眼神顯得嚴峻而犀利。中間是孫子，也是個老偵察員，個

兒又粗又壯，稍顯得矮一些，他的左眼角有一塊皺皮連筋的傷疤，眼睛老愛眨巴眨巴的，好像故意調皮似的。左邊是葉紅子，這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，長得壯壯實實，一張圓圓的、像荔枝皮顏色的臉，流露出一股孩子氣。

萬長城覺得，這次抓『舌頭』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困難，可是，當他轉過身來看着孫子和葉紅子時，心裏想：孫子，是多年來的『老搭檔』，無論在郟城戰鬥、渡江、進軍福建、解放廈門……每一次都在一起完成了任務，他大胆、機智、果斷，越在最大的危險和困難面前，越顯得冷靜。葉紅子呢，年紀輕一些，缺乏經驗，容易衝動，至於別的方面，是完全可以放心的。有這樣的同志一起上島去，完成任務是沒有問題的。想到這裏，他走到葉紅子身邊，輕聲地說：

『小葉，待會兒上了島，不要亂動，我怎麼作，你怎麼作，有情況就向我彙報。』

『曉得啦。』

葉紅子不理解班長的用心，只覺得他這個人過分細心，這句話，已經講過三遍了。

二

萬長城和孫子伏在海灘上，仔細觀察着，葉紅子看見他們不聲不響，又不繼續前進，心裏怪納悶兒，也不敢多問。不一會，孫子偏過頭來，眨巴着眼睛說：『這兒是地雷區。』

『嗯。』萬長城同意說，『地雷區。』

葉紅子才領悟到他們不動的原因，真是一上岸就碰到麻煩事呢。

『日間偵察不是發見有敵人走到海邊上來麼？』孫子提醒着說。

『是啊！能找出這條道路就好啦。』萬長城好像是回答孫子，也好像是在問自己。

可前面是連綿不斷的鐵絲網，哪兒也沒有缺口，只見一片沙灘，黃澄澄的，怎麼能辨認出那條小道呢？

『班長，我們沒有把登陸點搞錯吧？』孫子問。

萬長城把地圖取出來，藉着星光對方位，稀稀微微地看得出來，方位是不錯的，登陸點也是正確的。他搖搖頭說：『沒有錯。』

『那就是敵人在夜裏把缺口關起來啦。』

『大家動動腦筋吧！』萬長城平靜地說。

三個偵察員凝神思索着，孫子的眼睛忽閃忽閃地直眨巴，他在思索問題的時候，越眨巴得厲害了。葉紅子的眼睛直楞楞地望着沙灘。

『有「竅門」了，』孫子指着沙灘說，『那邊有腳印子！』

萬長城和葉紅子順着他的手指望去，果然發現隱隱約約的腳印子，通向前面，這不就是那條路麼？

『對！』萬長城興奮地、低聲地說。『就是那條路。』

三個偵察員順着腳印子，安安穩穩地爬到了鐵絲網跟前，果然缺口就在這兒。他們把

鐵絲網推開了一條縫，爬進缺口，萬長城又謹慎地把它關上，然後，繼續爬進一層一層的鐵絲網。

葉紅子突然以迅速的動作爬到班長身邊，輕聲說：

『報告班長，有情況。』

『甚麼情況？』

『在前方發現敵人。』

果然，前面有一條長長的黑影。

葉紅子說：『班長，我去看看。』

孫子說：『我去。』

萬長城點點頭，孫子敏捷地爬到前面去了。

不一會，孫子回來了，萬長城問道：

『怎麼樣？』

『一塊石條。』

他們輕輕地舒了一口氣，又往前摸。離敵人的腹地越來越近了，再過去，就是敵人的地堡，黑乎乎的，像一個個墳堆。

他們爬到石條旁邊，把膠皮水衣都放了氣，束在腰裏，凝神屏氣地等着。三個人心裏都在考慮着一個問題：『鬼都沒有一個，怎麼抓法呢？』

萬長城心裏想：「奇怪，敵人的哨兵在哪兒呢？摸進去吧，就到了敵人的核心腹地，周圍都是地堡羣，火力網，就是抓住了「舌頭」也很難帶出來。還是在這兒等等吧，說不定會有什麼流動哨出來的。」

葉紅子心裏發急了：「月亮快出來了，還沒有發現敵人，看他們兩個好像一點也不着急。這時候，還等甚麼呢？痛痛快快摸進去，鑽到地堡裏面，抓不着活的，打死幾個也不算白來一趟。」

時間一分一秒地消逝着。

周圍多麼靜啊，靜得連自己心跳的聲音也聽得見。

葉紅子實在按捺不住火性了，他在孫于耳邊急促地說：「怎麼還不動手呀！」孫于頭也沒回，眼睛依舊望着前面說：「你釣過魚嗎？」

「釣魚？」葉紅子搞得莫名其妙，說，「釣過呀！小時候……」

「這就對咯。」孫于接着說。『就跟釣魚一樣，心越急，魚兒越不肯上鉤，沉住氣，魚兒就會來上鉤啦。』

葉紅子沒表示同意，也沒表示反對，輕輕噓了一口氣，一動不動地仍伏在地上。

三

海裏開始落潮了，海水慢慢沿着傾斜的沙灘退下去。

『注意！』萬長城輕聲提醒着大家。

一會兒，三個黑影出現了。偵察兵們鷹一樣的眼睛分辨出來了：三個敵人的流動哨向着石條走過來了。

『來了！』葉紅子興奮得嚥了一口唾沫，心裏叫着，『魚兒上鈎啦！』

一個敵人嘴裏哼唧唧地唱着淫蕩的小調，另一個瘦精精的匪兵怪腔怪調地說：

『班長，抓住一個大龍蝦，明天就好打牙祭啦！』

『大龍蝦，要是抓她媽個大烏龜呢？』匪軍班長回答。

唱小調的也來勁了：『烏龜肉也補人啊！聽說一個人吃上一百個烏龜，可以多活十年。』

『真的麼？』瘦精精的匪兵半信半疑。

匪軍班長咒罵道：『你聽他吹牛皮！共軍來了，沒你們多活的。』

說着說着，三個敵人快走過來了，葉紅子用他又是興奮，又是緊張的眼睛看着班長，想說：『幹吧！』當他的眼光碰到班長嚴峻的、犀利的眼光時，又不敢說了，再看孫子，他眯起眼睛，一眨也不眨，那神情就好像看着的不是敵人，而是在魚餌周圍游來游去的魚兒一樣。葉紅子心裏急得火燒火辣的，恨不得跳起來就向敵人身上撲過去，可是，他想起了班長再三囑咐的話：『我怎麼作，你怎麼作。』沒有他的命令，就是敵人踩在自己身上，子彈打在自己頭上，火燒在自己背上，也不能動一動，哼一哼。這是紀律呀！他睜着圓眼盯着敵人從石條前面走過去，又拉開鐵絲網，向海灘走去了。

這時候，萬長城才命令：

『抓吧！』

於是，三個人疾速地站起來，跟踪走出去。

敵人走到海邊，一下子停住了，唱小調的匪兵指着小舢說：

『班長，甚麼東西黑乎乎的？』

『奇怪！這兒又沒有石礮。』

匪軍班長命令唱小調的說：『老陳，快回去拿手燈來，看看是甚麼東西。』

那個唱小調的匪兵正要回頭走，三個偵察員從鐵絲網裏邊大搖大擺地走出來了。

萬長城拉開嗓子問：『哪一個？』

『自己人，你是哪一部分？』

『自己人。』

匪軍班長笑吟吟地說：『啊，你們來得正——』他的『好』字還沒出口，萬長城已經緊緊地抱住他了。『呃，呃，別開玩笑。』

當匪軍班長感到對方的確不是開玩笑的時候，就拚命掙扎起來，這傢伙也很頑固，用力一掀，兩個人都翻倒在地上。就在這時，孫于一拳向那個唱小調的打去，那傢伙也不還手，拔腿就跑，孫于追上去，抓住他的後領，又是一拳，他就像被砍斷了的小樹似的，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。葉紅子看見班長動手了，也來不及考慮捉活的捉死的，一槍托就把瘦精精的匪兵

打死了，這還不放心，又把他翻過來，連打了幾槍托。

孫于解決了自己的對手，連忙回過頭來幫助班長。萬長城要活捉這個傢伙，一隻手捂住他的嘴，另一隻手捏着他的右手腕，孫于跳上去抓住他的左腕，順手塞了一條毛巾在俘虜嘴裏。萬長城喘着氣說：『快走！』兩個人架住俘虜往小舢跑去，俘虜撒賴着不肯走，他們把他連抱帶推地到了岸邊。

萬長城回頭不見葉紅子，不知他跑到哪兒去了，心裏暗暗着急。孫于說：

『你先帶俘虜上船，我去找他！』

『快！一定要找回來！』

孫于頭也不回地往裏面跑去。

一會兒兩個人跑來了，他們上了船，小舢就像箭一樣向大船划去。

『你跑到哪兒去啦？』班長責問着。

『我看見那個唱小調的匪兵又爬起來想跑，我就追上去……』

『真是亂打手榴彈！』班長止住他的話。

四

小舢出海不到五十公尺，敵人的重機槍響了，小舢周圍，被打得水花亂濺，萬長城命令：『快！』小舢的速度更快了。

這時候，月亮出來了，海水被月光照得明晃晃的。黃色的、綠色的、紅色的照明彈，一顆顆衝上天空，爆裂開來，掛着一朵朵強烈的白光，把海面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。接着，岸上開砲了，砲彈在小舢周圍激起了一條條的水柱，把小舢包圍起來了。

機帆船裏，一直在注視着情況發展的周參謀，發現小舢被敵人的砲火包圍了，立即命令向敵人開砲還擊，支援小舢突圍。

突然，從岸上發射來的一顆砲彈命中了小舢的船尾，船尾裂開了，海水流進來，小舢開始往下沉……

萬長城鎮靜地命令着：『下船！』又命令葉紅子去幫助開船組的同志。然後，他和孫子挾着俘虜的胳膊，跳下水去。

被這嚴重的情景吓昏了的俘虜，在兩個偵察員的手臂中亂嚷亂蹦，萬長城厲聲叫着：『別亂動！』俘虜安靜了，由着他們擺佈。

砲彈越落越密了，一個個水柱豎起來，又跌落下去，海裏掀起巨浪，偵察員們被巨浪沖擊着，震盪着，顛簸着，漸漸感到精疲力竭了，猛乍，一個浪頭沖來，把孫子沖開了，俘虜發了慌，緊緊地抓住萬長城，萬長城噙了一口又鹹又苦的海水，支持不住，慢慢往下沉了……

一個意念在他腦子裏閃現了一下：『難道就是這樣跟俘虜一起沉到黑洞洞的海底裏去嗎？』由於一種本能的求生慾望，他想掙脫俘虜，自己游回機帆船去。他彷彿聽見一個聲音：『對，只能這樣，同志們不會責怪你的。』但是，另外一個聲音却在說：『不對，這是胆怯，恥

辱，錯誤……一種高度的共產黨員的責任感和榮譽感產生了強大的意志力，在他身上重新聚集成一股巨大的力量，萬長城提着俘虜的臂膀，猛力一蹬，一下子又冒出水面來。

這時候，孫子正在浪潮中尋找他們，他發現了萬長城，連忙游過來，一把挾住俘虜的左臂，向着大船游去了。

偵察員們帶着俘虜上了船。機帆船藉着月光和照明彈的亮光，認清了航路，加足了馬力，飛快地離開了金門島，敵人的砲彈無力地落在船後，沉到海裏去了。

砲戰前十分鐘

張 弩

在連指揮所裏，還可以聽得到外面敵人的隱隱的砲聲。

副連長拿起了話筒，要二排的電話。二排在另外一個山頭上，離連部約莫有七八里地。

『你是二排嗎？二排長？……現在的 시간은五點差一刻，你先對一對錶。』

五點差一刻，那就是說再過一刻鐘，就要對金門作第二次大規模的砲擊了。

『對好了沒有？……記住，沒有我的命令不准開砲，沒有我的——』突然他把話筒搖了一搖：『怎麼？我要二排，二排！』很顯然，是電話綫斷了。副連長把聽筒一摔，皺皺眉對連長說：『你看！節骨眼上，綫斷了。』

這真是在節骨眼上，二排要轟擊的目標是幾門流動砲，如果不是出其不意地和兄弟部隊同時發砲的話，這幾門流動砲很快就會轉移陣地的。以前就曾給它們溜掉過一次。

『撥總機，叫人去接綫。』連長從來都是不慌不忙的，他聽了一會敵人的砲聲，說：『我估計敵人是在往鹿兒山一帶開砲了。』鹿兒山在二排與連部之間，距連部有四、五里路。這時敵人的幾門流動砲正在向那裏無目標地零星地轟擊。

副連長叫了連裏的總機，是電話班長接的話。

「二排的綫斷了，快派人去接……十分鐘裏面一定要接好，派個機靈點的。」
連長插了一句：「問問，派的誰？」

「派的誰？……秦德明——就他一個人？……好，十分鐘以內一定要修好！十分鐘！」
副連長到最後又強調了一下。

「幹麼不派個老戰士一起去？」

「班長腳壞了，其他同志已派在附近查綫，來不及叫他們。」

「秦德明——」連長沉吟了一下道：「能行，雖說是個新同志，這些日子也經過些戰鬥鍛鍊了。」說完，他又拿起了望遠鏡，注視着對面島上的目標。

時間在一秒一秒地過去。觀測員們一會兒將兩眼湊在砲透鏡上注視敵人的動靜，一會兒又在敵情紀錄表上填寫着什麼。報話員在低聲地叫着呼號：「我是三〇七，我是三〇七……。」指揮所裏喊得最響的是副連長打電話的聲音：

「你是營部嗎？副營長……我們二排的綫路斷了，……對，已經派了人去接綫，……已經去了。」

秦德明一接到班長的命令，呼地就出了總機間。就像是衝出來似地，順着電話綫一直跑去。他心中有數，根據砲彈爆炸的聲音來判斷：斷綫的地方不會在連部周圍，也不會在二排附近，而是在中途。跑快些是可以趕得上的。